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得奖作品集刊(16)

过客



少年儿童出版社

过 客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得奖作品集刊(16)

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十六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大会于 1997 年 6 月 10 日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召开



本届获奖作者喜气洋洋上台领奖

写在前面的话

第16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前，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我们前往华东医院去看望正在住院的陈伯吹先生。先生已经92岁高龄，病情一度十分严重，院方甚至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我们在摆放着祝愿先生康复的花篮的监护病房里，不由想起这位我国儿童文学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博大情怀。就在他发病前不久，他还记挂着把他大量的藏书捐赠给浦东新区一家图书馆的事，还想着把自己的居所开设成能给孩子们参观游览和开展活动的场所的事，还惦念着他自费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的事，还关心着这一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评奖的事……先生这一辈子都是想着事业和工作，一辈子都是奉献与耕耘，的确令人崇敬！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医生们都讲，这真是一个奇迹！而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先生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缘故，也是上天对先生一辈子功德的回报，也是许许多多关心、爱戴先生的人真心诚意为先生祝愿的最好回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第16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颁奖仪式终于举行了。虽然陈伯吹先生没有出席颁奖会，但他的精神始终关照着我們，

始终温暖着大家。这一届获奖作品一共有 13 篇,分别发表在全国各地的 12 种少儿报刊杂志上,可见获奖面十分宽泛。获奖作者中又出现了不少儿童文学新人,他们很有创作潜力,使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的希望。而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已是数度荣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显示出很强的创作实力,亦是值得褒奖的。本届评奖的这些特点基本上反映出近年间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状况。令人高兴的是,当前各方面都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创作正开始出现新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希望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一届一届地长久坚持下去,一届比一届评得好,日益扩大其影响,为我国的儿童文学事业作出贡献。

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对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无偿资助已历时多年,这几年他们不仅每年提供奖金,而且还帮助我们,把得奖作品集刊发到学校。为此,我们专门定制了一块镌有“真诚感谢无私资助 共同培育文学之花”的纪念牌,在颁奖会上赠送给这个基金会,表达了我们诚挚的谢意。我们希望能与他们长久地携手合作,共同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办好。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

1997.9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	---

1996 年获奖作品和评论

过客(小说)	谷 应	2 ✓
线条感·色彩感·通感	刘绪源	18
魔笛(小说)	郑开慧	26 ✓
奇妙的“魔笛” 感人的“心曲”	庞兆麟	30
远去的云(散文)	施雁冰	34 ✓
女孩的世界	周 晴	43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散文)	萧 萍	48 ✓
永远的维也纳	谢倩霓	57
老木舅舅失踪记(童话)	班 马	62 ✓
穿越神秘与幽幻之境	陈 苏	80
红雨伞·红木屐(童话)	彭 懿	85 ✓
一篇珠玉式的幻想文学	朱自強	88

到非洲去看树(童话)	英 子	93
有一种感动	黄旻祎	96
酒精云(童话)	武玉桂	100
醉态与常态	王 海	104
小傻熊波卡的电话(童话)	白 冰	107
别为“现代”所累	时 草	113
摇头·点头(诗歌)	高洪波	118
听到了天籁之声	郭英州	120
可爱的家(低幼文学)	王铨美	124
意想不到的“可爱的家”	金建华	126
豆子纽扣(低幼文学)	金建华	131
有一粒豆子在童话里发芽	吴文艳	134
这爷孙俩(低幼文学)	邹齐鲁	138
烛照童年	唐 兵	142
儿童文学记事(1996 年)	周晓波 郑欢欢 编撰	146



谷应,女,祖籍贵州安顺。五十年代末期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曾做过博物馆陈列设计员,美术教师,文学刊物编辑。七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现为天津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攻方向是少年、儿童文学,尝试过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以及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文和电影剧本。作品曾多次获奖。

过 客

谷 应

A

狗吠起来了。两条狗都在吠，汪汪地凶狠地威胁着看不见的什么。

女孩仰起下颏朝土路望。土路在顶着粉紫色花儿的草棵间延伸着，越远越瘦，瘦成一个点儿时消失在变得浅淡的紫色里。

土路上什么都没有出现，可又肯定出现了什么。狗是能够听到的。在草岗那面呢？

草岗那面的土路和女孩家门口的土路平行着，它们其实是被急剧拐弯联结的同一条路，如果没有夹在中间的草岗，也就没有了现在的格局。而这草原却绵延着众多草岗。不动的草岗喜欢让走动的人和车围着它转，土路就这样大圈小圈转出来了。

狗吠得起劲。女孩听到了汽车声，真是在草岗那面，此刻

这车就在女孩家屋后，只不过隔着草岗。

女孩不出声地欢喜着，草岗那面的车会开到自家院坝里来吗？

女孩翻过栅栏往房后跑。要想提前看到草岗那面的人和车就得赶紧爬上房后的草岗。软靴踏过的青草倒伏下去又伸直起来，霎时，女孩立在草岗头顶了。

草岗驮着女孩子。草岗周围的草原落下去，远处的却升起来。横亘在天际的地平线弯出一圈绿色的弧，围住缓缓起伏的大片的绿，于是女孩视线内的草原有了湖泊的身姿，牧人的泥屋变成了漂泊在水波间的小船，羊群牛群则变成了水波上的浮沫。

女孩看到了草岗那面一辆沾满灰尘的越野吉普无精打采地颠簸在土路上。西斜的太阳从背后把紫褐色的影子投到车轮前面，使那车仿佛因为徒劳地追赶自己的影子而疲累。

它该歇歇啦。女孩想。它要到哪去呢？

草岗中段有土路的岔道口，左拐能去到很远的湖边林场，右拐就拐向女孩家的院坝了。

女孩瞧着那车往前走，走到岔道口停住了。

右边拐吧。女孩心里祷念着。

那车果然往右。现在它只能拐向女孩家的院坝了。

女孩的额吉(奶奶)正在院坝里把母牛赶进牛栏。母牛的奶子发胀时就回来了。小牛在母牛身边蹭着。额吉听到汽车的声音了吗？额吉的腿害着风寒，走路一趔一趔，做什么事都慢。

女孩有些发急。因为发急才往院坝里奔跑。向后飞扬的水红裙子被夕阳染成绯色，抻长的影子在软靴前头不住拍打

出鲜明的雀蓝。

车里坐着什么人呢？

B

吉普车滑进院坝。狗们气汹汹地蹿跳着吠叫着。女孩领住狗，拍打它们的头让它们安静。

牛栏旁的额吉手里拿着粪叉向车里窥望。额吉脸上横横竖竖的皱纹凝固着没有带出一丝笑意，倒透着几分警惕。

额吉拿这样的脸色对待过往客人已经多半年了。原先的额吉并不这样。原先的额吉把经过家门的过路人都当做朋友，请进屋喝茶喝酒，还殷勤地留他们住下。

由于居住十分疏散而感到冷清吧，招待客人成了牧人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如今这点乐趣正在消散。

女孩知道半年前发生过的两起事件。一伙投宿客人离开时绑走了5头羊；另一伙发现只有老奶奶看家，威逼着额吉交出3袋羊绒。从此额吉不再招待任何路过的陌生人了。

类似的情况在别的牧人家里也出现过。

额吉叹息说：草原上的狼少了，强盗骗子却多了。人不可轻信呀，知人知面不知心！

女孩听着，虽不懂也点头。点头能让额吉心里舒坦些。额吉为被偷走的羊和被抢走的羊绒哭过好几次——虽然爸爸和妈妈并没有埋怨。

可是女孩没有办法让自己对土路上的车声人声无动于衷。她喜欢过往客人，喜欢招待他们喝茶，更高兴他们住下。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声音是那么新鲜有趣呢。女孩没有玩伴。女孩是太孤单了。

额吉不再相信陌生人之后，每当土路上走来了车，女孩就期盼车里坐着熟人——爸的朋友也好，妈的亲戚也好，额吉的老姐妹也好，就是税务所的干部也不错嘛。客人来了，家里就热闹了，有意思了。

停在院坝心的吉普车里坐着熟人吧！

车窗摇下半截，除了司机另有三人，坐在后排的女士戴着帆布阔边帽。女孩看不清她的面容，却感觉到是位很好看的年轻阿姨。

“巴图在家吗？”前排的胖子伸出头向额吉致意，“我是巴图的好朋友布日左德。”

“对不起，巴图不在。”额吉的口气很冷淡。

“乌兰呢？乌兰在家吗？”

“也不在。和巴图一道，两口子办事去了。”

“真不巧！”胖子很失望，想了想，笑着说，“我和巴图很熟。文化站编歌的老布——巴图提起过的吧！”

“哦——也许提起过。”额吉说，“不记得了，人老了，记性不行了。”

老布没法再介绍下去，脸上倒依然挂着笑。他有一张被连鬓胡子圈起来的总是在笑的脸。

从老布身后探出头的是个黑小伙，高喉大嗓道：“嗨呀！怎么能记不起编歌的老布呢？草原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啦，他编的歌儿连小学生也会唱的呀？”他立刻开口唱，“羊羔羊羔/雪白绒毛/……”唱得大笑起来，问女孩，“喂，小姑娘，会唱这首歌吗？”

女孩点点头。又为自己的点头臊红了脸。

“知道写歌词的人是谁吗？”

女孩再把垂着的头往胸口点了点。女孩记得爸教这歌时说过，写歌词的人是他的朋友老布。

女孩的眼睛快活又好奇地从发穗底下冲老布闪了闪，赶紧把狗拴上木柱，就麻利地颠跑着去开了屋门。这大胆的动作很令她自己吃惊，转身跑到额吉背后藏起来了。

车里的人走下来。老布领头，黑小伙第二，第三位是帆布帽阿姨，高高兴兴朝敞开的门走去。

额吉“嗨”了一声，紧着脚追上，不大情愿地说：“请进屋坐坐。”手里的粪叉就倚在门边。

女孩在牛栏边全神贯注地欣赏帆布帽阿姨。过往客人中，女人很少，年轻漂亮的女人更少。女孩对这阿姨的兴味已压过了刚才对老布的兴味。女孩还没法看清阿姨的面孔，只凭想象给那苍白如曼陀罗花的蛋形脸配上樱唇杏眼和柳眉。

踏进门槛之前，帆布帽阿姨忽然扭过身眺望草原。

落日收敛着光芒，红灿灿地浮在云气上。远处草岗浸透了那红色，仿佛跌落到地面的晚霞。近前的只在受光地方凸现着橘色，暗影处浓紫得艳丽。阿姨的脸在落日照射中微红了。她并不是女孩想象中的标准美人，却比想象中的可亲可爱。

女孩的心快乐得膨胀起来。

司机敲敲打打在检查机器。拴在柱上的狗蹲着，注视着外来人的一举一动。牛圈里的牛、圈外的粪堆、场坝边的水桶、手推车、晾着奶酪干的大箩筐，还有用来盛羊毛羊绒和各种杂物的帐篷都红兮兮的丢失了本来颜色。挨近地平线的夕阳正拿出全副精神拢住残存的外形和色泽，它圆红得犹如腌透了的鸭蛋黄。

“萨日娜——”额吉在屋里叫唤，“去厨房里拿些炒米来！”

C

女孩子捧着盛炒米的罐子有些犹豫地站在门外。日头沉落，屋里的光线急剧暗下来，女孩看不清坐在椅子上的三位客人，但知道他们在注视着她。

“多可爱的小姑娘！”帆布帽阿姨声音清亮地说。

女孩仿佛能看到那声音的颜色是野豌豆样的淡绿。“进来呀——”淡绿的声音轻柔地唤着。

女孩羞得缩在一边。露出一角的水红袍子像是吸足了落日的余辉在透亮着。

“快上学了吧？”老布的声音是浓浊的茶砖色。

“去年就该上的啦！”额吉不得不应付进了家门的不速之客，把装有奶皮子、奶酪干、羊油酥果的3只碟子摆上矮桌。唠叨着，“小学校在苏牧，离家70里地，没有学生宿舍，孩子想上学就得在苏牧找住处，借不到房子只好租呗，家长还得跟了去照料生活……难啊！”

“想想办法吧！”帆布帽阿姨热心地说，“很聪明的孩子，耽误了多可惜！是叫萨日娜吧？来呀——小萨日娜！”

女孩子越发地羞，羞得蹲到窗根底下去了。女孩身后，纱样的暮气迅速弥漫了日落的草原，远处近处的草还带着落日的暖热的微红。

“由她去吧。”额吉说，“喜欢客人又怕羞。就是这么个小丫头。喂，萨日娜。炒米总该送来的吧！”

额吉上厨房取茶炉，被进屋的司机撞了个趔趄，司机是位粗壮如摔跤手的汉子，大声道着歉又大声报告着前头一只车

轮“露胆”了，上路可能有点麻烦。屋里三个人被这消息弄得紧张起来，低声商议着怎么办。

谁也没有注意女孩什么时候溜进屋，把炒米罐子放在了矮桌上。

茶炉端来了，干牛粪在土炉里燃出白得发蓝的火焰。额吉脸上横横竖竖的皱折凝固着，像雕刀刻在骨板上一样清楚。铜壶坐上茶炉，压在壶底的火焰失去了原有的亮度但仍从缝隙里挣出来。额吉脸上凝然不动的皱折依稀可见。

女孩高兴车轮有了麻烦。这一来，客人得住下。女孩又担心着——额吉眼角嘴角的皱折没有挤出一盘欢迎的笑脸。

茶砖、奶酪干和炒米抓到碗里，6只碗排列在矮桌上。灯没有点燃，额吉是借茶炉的光焰往每只碗里冲滚水的。冲完一巡，说声“请”，自己端起一只茶碗坐到木凳上喝起来。额吉的腿闹风寒，站立的姿势朝前佝偻得难看，坐下不同了，挺胸端肩很威风的样子。额吉的牙齿好，羊油酥果嚼得和黑小伙一样响。

咀嚼食物和喝茶的声音在茶炉的微光中此起彼伏地热闹着。人们全都不说话。女孩奇怪额吉为什么不过问客人的住宿，客人也不向额吉提出。

“喝茶吗，萨日娜？”想打破沉闷吧，帆布帽阿姨笑着喊，“来——到这里来！”

声音那样淡绿得透明，女孩真切地闻到了野豌豆的气味。因为是在黑暗中，可以壮起胆子朝阿姨方向挪过去。女孩挪动得十分专注，根本没有听到额吉取蜡台划火柴。

火柴嗤地迸出光亮，房间里的人和家具顿时浮现出来。女孩清楚地看到了俯视着自己的阿姨微笑的面孔。帆布帽摘

下了，浓密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松松地搭在胸前。野碗豆的气味正是从那发辫里飘散出来的。

女孩的心快乐得发颤，两只手捂住了羞臊热烫的脸颊，趁着烛芯还没有燃亮的空当，小鼠钻洞般溜回额吉身后。

也在这黑暗空挡，老布对额吉提出几个人恐怕得打搅一宵的请求。老布的嗓音发紧，不住咳嗽，好像讲出这请求有多么困难。

烛芯没睡醒似的昏暗了一会儿才猛然抖擞精神吐出白亮的火舌。烛台放在矮桌中央，围坐着的人的巨大影子就从各自背后伸到地面、墙壁及柜橱上。

女孩的影子重合在额吉的影子。当女孩从额吉肩肘底下向外窥望时，影子就可笑地分出了岔儿。

额吉喝净了碗里的奶茶才回答：“巴图和乌兰都不在家……”

老布点着头：“是啊，巴图和乌兰都不在家，我们本不该要求住下的……只是……只是车轮出了点麻烦……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车子开进院坝时好好的，怎么就出了麻烦呢？”

“停车之后司机查出有只轮子‘露胆’了。就是说，外轮胎有了裂缝……”

“这我懂！我们家的小推车，去年就‘露胆’了，巴图没工夫修理，现在照样拉水拉粪。”

“院坝里用的小推车‘露胆’能和越野车‘露胆’一样吗？！”司机的粗嗓门插进来，“跑半截扎上什么尖东西……”

老布急忙拦住：“对不起啊。车子虽然还能跑路，露了胆终究不大放心……人也累了呢……如果方便，几个人就打搅